

# 谁 吻了我的婚礼

嘲风 著

爱是一个终极魔法

锁住了为爱而寂寞

为爱而失落

为爱而永恒的心



珠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动了我的婚礼/嘲风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4. 10

ISBN 7 - 80689 - 296 - 6

I. 谁… II. 嘲…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4704 号

### 谁动了我的婚礼

---

作 者: 嘲 风  
终 审: 李向群  
策 划: 花雨工作室  
责任编辑: 冯建华 徐菁菁  
封面设计: 李淑君

---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 - 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 - 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hs.net  
E - mail: zhchs@zhchs.net

---

印 刷: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7.875 字数: 196 千字 插页: 4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3000  
书 号: ISBN7 - 80689 - 296 - 6/I·521  
定 价: 12.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作者简介

# 嘲 风

嘲风，本名陈培。文学系出身的她，秉持着典型双鱼座天真浪漫的个性，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遂以此开始写作，希望可以把最快乐的带给读者。

除了浪漫小说的创作，嘲风还是早期就开始接触奇幻小说的作者之一，另外她的武侠小说也即将出版面世，可以说，她是一个创作面非常广的作者。

她喜欢看书，但常常不求甚解；喜欢音乐，本身却缺乏音乐细胞；喜欢绘画，又没有高超的鉴赏能力……其实基本上嘲风也就是一个单纯地喜欢生活的普通人而已，但她也因此而感到快乐！



定价：12.80元



定价：12.80元



定价：12.80元

策划：花雨工作室

责任编辑：徐菁菁

特约编辑：刘莉

封面绘画：李淑君

封面设计：李淑君

浪漫精华 尽在花雨  
网址：[www.inbook.net](http://www.inbook.net)

# 谁动了我的 婚礼

## C o n t e n t s

### 目录

#### Chapter 1

♥ 婚礼前奏曲 1

#### Chapter 2

♥ 邪恶幻想曲 19

#### Chapter 3

♥ 魅惑小夜曲 32

#### Chapter 4

♣ 爱情变奏曲 54

#### Chapter 5

♣ 横生枝节的插曲 91

# 谁切了我的 婚礼

## C o n t e n t s

### 目录

#### Chapter 6

- ◆ 引领闹剧的小步舞曲 114

#### Chapter 7

- ◆ 阴差阳错的爱情协奏曲  
134

#### Chapter 8

- ◆ 闹剧的序曲 162

#### Chapter 9

- ◆ 堂堂正正的婚礼闹剧进行曲  
180

#### Chapter 10

- ◆ 求爱滑稽曲 217

#### 尾 声

- 爱是魔法也是永恒 237



## 婚礼前奏曲

### Chapter 1

一面镜子，映着一个赤裸着上身、慢慢走近的男人。

他的肌肤呈健康的栗色，黑得几乎泛出紫色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琥珀般闪烁着诡谲光芒的双眼微微眯起，顿时别有一种邪佞的味道从他几乎完美无缺的容貌中散发出来。

突然，“不要动！”阴森森且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响起来，“你知道我的手枪可是没有长眼的。”

镜子里面的男人微僵了片刻，慢慢举起



手来，用优雅而标准的英式英语回答：“老兄，你这样紧张干什么？我刚刚洗完澡出来，你以为这样的我也能带着手枪吗？”

冷场了片刻，阴森森的声音又响起来：“如果是别人，也许我‘左看右看摸不着边鬼影子’就毫不担心了，但是你‘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面飞龙杀手帝王’就算是睡着了也会拿着手枪，我可是不得不防啊。”

“这样，”镜子里的男人惋惜地摇了摇头，“那么我不奉陪也就太对不起你了。”话音将落未落的这个片刻，他的手闪电般地伸进裹住下身的长长的浴巾里，再伸出来的时候，手中已经稳稳地握住了一把乌黑的手枪。

“虽然你已经很谨慎了，但是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面飞龙杀手帝王’却也不是一个虚名。”他优雅地说，“所以，拜拜！”然后，扣动扳机。

显而易见，惨剧即将发生……

发生……

“噗！”一道长长的红色的水线从枪管中射了出来，把镜子染成一片血红。

“啊，啊，啊！”镜中人猛地捂住自己的胸口，声音却是那个阴森森的“左看右看摸不着边鬼影子”的，“你，你！”他用咏叹调一样的口吻说，“我还是……小看了你……你……不愧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面飞龙杀手帝王’，不愧……”头一歪代表死亡。

镜子前面的男人又得意洋洋地吹了吹喷出颜料水的水枪口，“好说了，”他对着血红的镜子捋捋湿头发，“真是寂寞啊，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面飞龙杀手帝王’又无敌了呀……”

他的寂寞仅仅维持了两秒钟，浴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一个红发的绝色美女带着自然到悠然的表情走了进来，“我的面膜用完了，”她直接扑向壁橱，“你的呢？”





“……”被突然出现的她惊吓住的男人呆呆地看着她。

美女丝毫不以为意，自动自发地打开壁橱，然后拿出面膜，转过身来施施然走向门口去，就像眼前的男人完全不存在一样。面对这样的打击，男人只能继续呆呆地看着她。

“你这样看着我，”美女在门口突然一个转身，“是想我对你的表演作什么评论吗？！”她口气温和地询问。

“我……”男人强烈地感觉到不安。

“要我说的话，”美女把面膜盒交到左手，右手轻轻往男人腰间的浴巾一扯，接着在男人就像被强暴了一样的惨叫声中，她说：“真的@@@@又\*\*\*\*的杀手帝王先生，应该是不会在浴巾下面还穿着内裤的。”

“爱、爱丽莎！”为什么自己要有这样的姐姐啊？男人呆滞的表情与其说是吃惊，不如说是一种痛苦。

“很高兴以你的弱智竟然还能记得我的名字。”她高高兴兴地说。旋即蹙了一下眉头，“啊，差点忘记了，爸爸正在找你，你最好赶快下去给他看看你并没有给我谋杀掉。”

爸爸在找他？单纯的男人一时间有点紧张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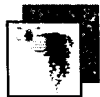
“没事。”邪恶的姐姐笑眯眯地说，“只是关于把你嫁出去，啊，对不起，就是你的婚礼的事情……”

“婚、婚礼？”这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怪兽？

“对啊。新娘是你小时候自己要求定下的南部佛朵瑟家的小姐啊，难道你已经忘了。”爱丽莎依然笑眯眯地看着他，“真是时光飞逝如电啊，我们家的亚历山大也到了要结婚的时候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鼻子有点酸酸的了呢。

“我自己定下的？”亚历山大吓了一跳，“怎么可能？”

“没错啦！”爱丽莎挥挥手，“那时候你八个月大，一把就把人家小姐的小裤裤扯掉了……我们是名门望族，可不允许出现这



样的丑闻。总之，你就等着做新郎吧。”

“……”沉默中终于爆发出男人的嘶吼，“不要啊，我不要啊！”

与其说是冷笑不如说是苦笑的爱丽莎无言地递过去一张纸巾，“节哀吧……”

（颜妹懿破天荒地丢开她柔弱清纯美女的仪态，“亲爱的琼安，你真是太可爱了，我太爱你的这个主意了。你真是一个天才……”她跳着跑过去拥抱惊吓过度的少女，“嫁嫁嫁，赶快嫁，天啊，这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好主意啊。”）

这根本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生嘛！

时值颜妹懿二十九岁零八个月的第十三天早晨，她正就着牛奶燕麦看她前夫——不，“她”的资产负债表。

窗外的阳光很好，因为秋天的关系，高大的梧桐正在把大把大把已经枯黄的树叶扔掉，草地也呈现出一片富足的金黄的色彩，什么都是金色的、富裕的、美丽的、成熟的——除了她的人生。

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错了，她颜妹懿二十几年来都是精明睿智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兢兢业业地为消灭万恶的根源——金钱而努力将所有钱搜刮入自己的口袋，游刃有余地和另一种性别的生物交往恋爱，一直到进入二十九岁的这个关头……

“妹懿啊！”母亲大人每一次都是这样开头的，虽然是慈母的表情，口气却透露出中国女性特有的柔韧，“你已经二十九岁了，对我们中国女性来讲，相夫教子是人生不可以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你也应该开始考虑你的婚姻了……你看，姊君虽然从小就比你叛逆，但她不也是早早就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请不要把她跟她的天敌——颜姊君相提并论，那个女人虽然是



她的亲生姐姐，但是从小她就怀疑，其实颜姊君是火星人派来摧毁地球的外星间谍。

最后，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世界上大部分的书里面，跟在婚姻后面的词语不是“殿堂”，而是“牢房”。这个定语至关重要，重要到只要是识字的人都不会轻易把自己的未来当做赌注。

但可惜的是，她她她，一向以聪明美丽的妖女自称的颜妹懿小姐就在二十九岁零三个月的时候，把自己嫁了出去，而对方还是一个年过半百、已经有了个只比她小十岁的女儿的“长者”。

婚礼很仓促，也不如两年多前颜姊君的婚礼大撒请柬，告知八方。但不管怎么样，她都算是嫁出去了，进入了婚姻的“殿堂”，而且一上工就可以直接“相夫教子”，非但省掉了怀孕的辛苦，也省掉了生产的痛苦，再加上“长者”丈夫真的很有钱又懂得疼爱她，所以她确信自己是进入“殿堂”而非“牢房”。

因为是殿堂，所以真的很大。

她的长者丈夫抱着她跨进家门，气喘吁吁地坐倒在地上，她带着半惊讶的表情浏览即将成为她的新家的地方——城堡式的建筑，在主馆的前面还有超过一平方公里的庭院。从门口望出去的时候只看见一片绿油油的盎然生机伴随着那超级大的喷泉飞溅出幸福的婚礼进行曲。

她转头——长者丈夫依旧带着纵容的微笑坐在门口。于是，她再去看金碧辉煌的房子内部装饰，金色的楼梯位于大堂的中央，上去几级以后是一个平台，然后分为左右两边旋转而上。而左右两边楼梯的墙面上，佛朵瑟家族的祖先们正严肃地“看着”她这个来自东方的女人。欧罗巴式的圆柱上精雕细刻着玫瑰和剑的家徽，猩红色的地毯让她雪白的脚几乎深陷其间……

“好像回到了中世纪呢。”颜妹懿叹息着，“我真是太幸福了。”

她转头准备好好赞美一下她的丈夫，却发现她的丈夫依旧用



那个奇怪的姿势坐在地上，脸上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有点僵硬。

“我说，亲爱的，”新任的佛朵瑟太太上前拉一下她的丈夫，“你给我的一切真是……”

佛朵瑟先生僵硬地倒在她的怀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

“太完美了！”这四个字凝结在颜妹懿的喉咙里，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都没有发出来。



“死因：急性心肌梗塞。”颜妹懿呆呆地看着死亡证明上的文字，昨天还是雪白的婚纱，今天她已经换上了黑色的丧服。

即使一开始的计划就是尽可能快地达到有家有业有夫有女有美貌有清闲的人生幸福极至，但是这样的速度多少还是吓到了她。

为什么会这样？

随着死亡证明的批文，死者的死亡保险金和遗产账单也快速地送到了她的手上。四十五岁年纪的佛朵瑟先生并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立下遗嘱，根据法律规定，他可怜的独生女因此将一分钱也拿不到。而作为他新婚妻子的颜妹懿则获得了他全部的财产。

“这不是我想见到的状况！”看着那个瘦小苍白、满脸惶恐、泪水自听见她父亲过世就不断从那双大得过分的眼眸里滑落出来的女孩，颜妹懿很想大声地告诉她这点，但是话到了嘴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顺利地吐出来。

然后，各方的唁电雪片一样飞来。

但其中最令人发指的一份唁电却是大洋彼岸一个叫做颜姊君的女人发来的，内容如下：



“恭喜你啊，颜妹懿。还没有到三十岁，你已经成了一个亿万富婆了呢！”

一身黑色丧服的美女这一刻连脸色都变成黑色了，拜托！她刚刚进入叫做守寡的人生岁月好不好啊？那个女人的没心没肺程度也算是人类的最高段数了！

但信的内容并没有结束，“哎呀，我早就知道你的先生是活不长了的，毕竟，他娶的是妖女你唉，死在你手上的男人应该用集团军来计算了吧？哇，哈哈哈哈哈……”

明显的吸气声从她的背后传来，她转头，正好看见佛朵瑟小姐站在自己的背后，视线从她的肩头落在那张所谓的“唁电”上面，然后“恐惧”就像用黑色的线条笔写在了那个年轻女孩的脸上。

“果然！我早就看出来，你，你，你是个谋财害命的妖女！”琼安·佛朵瑟苍白的嘴唇颤抖地吐出这样的词汇，颜妹懿一时间却只能呆呆地看着她的继女。

半晌她咳了一声为自己辩白：“我……”她想跟她说她并不是字面上涵义的这种妖女，这封唁电只是一个要摧毁地球的火星间谍搞的恶作剧，但她刚刚伸出了充满友谊的手，琼安就尖叫起来。

“啊——”琼安颤抖得满头金发乱舞，“你，你，你又想对我出手了吗？啊，那是当然的对吧，你想杀掉我了。”

“请看清楚，我的手上并没有刀子或者手枪。”颜妹懿只能先给她指出这个事实，“而且我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人！”

“但是你会中国功夫，你一定会的，你是妖女！”琼安尖叫，一边叫一边后退，“嘿哈嘿哈，”她无意识地模仿着拙劣电影里中国功夫的配音说，“我现在不会死去，但我回到家里，很快就会流出鼻血，骨头全部断裂，舌头掉下来，眼睛突出来，我的头会突然间裂开来，然后我就……”她没有注意到她的脚下正是一



组台阶，整个人就踉跄着往后倒去，“啊——”

“琼安！”颜妹懿被她的动作吓得差点跟着尖叫起来，很显然，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她“谋夺”佛朵瑟家族财产的“阴谋”就要变成现实了。

“你们搞什么鬼？”一声暴喝在灾难发生前降临，阳光斜斜地照射在来人的身上，就像在一瞬间用奢侈的金色给最完美的人偶镀上了生命的灿烂。

那个男人竟然，比颜妹懿所见过的所有的女人都要美丽！那一霎那，颜妹懿以为自己看见了天使。

因为身高超过一米八十，所以只有一米六五的琼安就像个娃娃一样被他整个地拎在手里。虽然姿势不太好看，但是最起码琼安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真的是超级漂亮呢！

栗色的肌肤就好像阳光穿透了琥珀后紧紧地裹在了他的身上，光用眼睛看着就能把人的手都吸过去。黑色的头发因为黑得太深了，反而似乎是带了一点紫色的深蓝，最令人受不了的是他琥珀一样的双眼，深邃到简直是变幻莫测的地步，完美的唇线薄薄的，包裹着好像水果啰哩一样粉嫩的唇瓣，令人感觉明明是初秋的天气，却似乎可以闻到成熟水果的香味。

这样的男人，男人！她的心好痛，啊，不是，是好痒啊！真想得到他！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暴怒的吼叫让拎在他手里的琼安吓得当时就哭了出来。

“呜……”

“……”喷火天使的脸顿时呈现出一种受到了惊吓的呆滞。

“哇！”琼安哭泣的声音转为尖嚎，颜妹懿却因为贪恋男色所以置若罔闻，直到三秒钟以后自己的耳朵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酷刑，她好言相劝：“不要哭了。”



“哇，哇，吼！”琼安莫大的委屈更加受到了刺激，“哇，哇，吼！”

“呃，”拎着她的男人完全不知所措起来，“你，你你你，不要哭啊，不要哭啊。”他的无措导致了手上力道的加大，于是琼安就被越吊越高，“不要哭啊，不要哭啊，啊啊，求求你不要哭啦！”

“那个，先生贵姓啊？”自动省略掉所有多余事物，颜妹懿在某些特定的时候，神经也具备着不同于常人的粗壮，“你的电话是多少，可不可以在某些特别让孤独的我们感觉生命的寂寞的夜晚跟你聊一聊关于生存的哲理？啊啊，你喜欢尼采吗……”

“哇，哇……你这个不要脸的妖女，哇！还穿着黑纱啊，哇哇，你已经开始，呜，勾引男人了！”琼安对妹懿的仇恨抵消了她对自己身处环境的恐惧。

“请你，不要哭了，求求你啊。”男人心慌意乱得简直恨不得跟着一起哭起来，“不要哭了。”

“哭？”难道这个男人只对哭有特别的感觉？颜妹懿迅速地作了以下的决定。

“咳，咳，呜……”刚刚出生的小猫就被恶毒的主人扔出温暖的窝棚，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开始浪迹天涯，好可怜啊；衣索比亚的小难民瘦得脸上只剩下一双无神的眼睛，但即使这样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妹妹有没有东西吃，好可怜啊；被邪恶的姐姐逼着看那惟——一颗苹果落入姐姐嘴里情景的自己，好可怜啊……一想到那些惨绝人寰的场面，眼泪瞬间滑出了妹懿的眼眶。

黑色的丧服、黑色的纱帽，半掩着脸的黑纱却遮不住那双简直就是勾魂夺魄的眼睛里流转出来的秋波。男人刚才还在吼着琼安叫她不要再哭，然而，身边的气氛猛地改变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转头看了一下。只是这样一下，他所有的思绪就全被吸到了那双盈盈欲泣的眼睛里去了。



好像是梦里面常常会看见的场面，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年轻女子却有着比雪花更加白皙、比牛奶更加细腻的肌肤，透过黑纱望着他的样子就像在那里已经望了几个世纪一样的深情……

“啪！”手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但是男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到底是什么掉了。他慢慢地伸出右手轻轻按在自己的胸口，心跳为什么那么快呢？难道，难道！

难道那就是传说中——恋爱的感觉？

那个女子慢慢弯身靠近，他简直可以感觉到她那像水一样柔顺丝滑的头发触在自己的指尖，还有那股好像迷迭香的味道在鼻端飘来拂去，“人生真是寂寞如雪啊……”微微的叹息从那女子身上惟一艳红的小嘴里发出来，男人顿时神魂颠倒不能自己。

晕了吧晕了吧，嘿嘿嘿！颜妹懿颇为满足地等待着这个男人自动交待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如果连银行账号密码一并奉送当然更好……不过她现在在守寡，还是不要太贪心了比较好。

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被颜妹懿所预设的情景没有一件发生，反而那个看起来已经迷糊得乱七八糟的男人脸上窜起一抹诡异的粉红，踉跄着后退两步，猛地一个转身竟然就这样逃跑了。

“啊啊——”颜妹懿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逃走的方向，他的无措、他的慌张、他的手忙脚乱的样子顿时全部都变成一个信号传入颜妹懿的脑海——

好，好可爱！好可爱的男人，可爱到就算是刚刚下定决心守寡的她又一次下定了决心——要他，她要他！



詹姆斯担任 FBI 已经跨入了第十五个年头，同期的伙伴大部分都得到了高升，剩下的一些也离开了没有前途的工作。换言之





之，至今仍然不相信自己没有这个实力依然梦想有朝一日可以为民除害而又无所建树地停留在原职位上的人，只剩下他一个了。

所以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真的是只有十之八九就已经很好了，詹姆斯以此自我安慰。他目前的不如意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个阶段，而并非他的人生。想当初，他辞别了稳当的中学体育老师的工作，不顾家人的劝告和女朋友的阻止加入了 FBI，绝对不是为了在这个椅子上面混吃等死的，虽然现在的情况似乎有点像是那样……但是，他，詹姆斯·邦德·高登（注：中间的姓氏是他自己取的）先生绝对是为了维护正义而存在的。

给自己又打了一针强心剂，詹姆斯走进了 FBI 的办公室。

他前脚跨进办公室。

“詹姆斯先生，头儿叫你过去一下。”长得有点干巴巴的女秘书从眼镜的上方向他斜射过去不怀好意的视线，口气虽然一如她的长相，但是敏感的詹姆斯还是从中听出了幸灾乐祸的意味。

“嗨，蜜雪儿，”詹姆斯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活力，“头儿是为了上次那个持枪抢劫的案件要来感谢我吗？”

从小小的抢劫小孩的棒棒糖事件演变成三十多个人质被绑架在女厕所里两个小时，用“感谢”这个词会不会对不起文字的存在呢？女秘书翻了个白眼，“请快点进去吧，头儿已经等着要‘感谢’你很久了。”

詹姆斯耸耸肩膀，“好吧，那么……好吧。”他硬着头皮向头儿的办公室走去。

不用想也知道他必定又没有好果子吃了，女秘书冷冷地牵动自己左边脸颊的肌肉。并不是她不喜欢这个男人，实际上这个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算是一个好人，只不过——让合适的人待在合适的位置才是生活安逸的保证啊！照她看来，詹姆斯根本不适合 FBI，如果她是头儿，她一定会找些根本不属于 FBI 范围内的事